

跟文章高手借功力 你的作文一定好

一套中国学生
极其实用的作文
“圣经”

台 / 王鼎钧◎著

作文三书 ③

文学种籽

- 曾风靡港台校园，成为台湾多年来最有影响力的一套作文教科书，经过二十多年的检验，获得巨大成功
- 著名语文教育专家、全国特级语文教师鼎立推荐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作文三书

③

文学种籽

台 / 王鼎钧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文三书:文学种籽/王鼎钧著.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7. 11

(作文三书)

ISBN 978 - 7 - 80173 - 669 - 4

I. 作… II. 王… III. 汉语—写作

IV. 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6514 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01 - 2007 - 012 号

本书原由台北尔雅出版社出版,经由作者和原出版社商定,授权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在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

作文三书 (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文学种籽)

著 者 王鼎钧

责任编辑 吴昌荣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30 印张 393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73 - 669 - 4

定 价 54.00 元(全三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 编 室:(010)64270995 传 真:(010)64271499

销售热线:(010)64271187 64279032

传 真:(010)84257656

E-mail: icpc@95777. sina. net

http://www. sinoread. com

《作文三书》总序

杨传珍

王鼎钧先生在台湾散文八大家当中成就最高，在海内外享有盛名，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文坛的常青树”，是台湾散文“崛起的山梁”。他的《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和《文学种籽》，为青少年写作释疑解惑，风行台湾和香港。现在，《作文三书》在大陆出版，可以说以台港为实验室，经过二十多年检验，获得成功后在大陆普及。

身为散文大家的王鼎钧，为什么屈下身子，写这样三本书呢？作者说：“我是赤着脚走路的那种人，路上没有红毯，只有荆棘。中年以后整理自己的生活经验，发生了一个疑问，当年走在路上，前面明明有荆棘，为什么走在前面的人不告诉我呢？前面有陷阱，为什么没有人作个标记呢？前面有甘泉，为什么去喝水的人不邀我同行呢？经过一番研究，我知道一般人在这方面是很吝啬的。于是我又衍生出一个想法：我一边赤脚行走，一边把什么地方有荆棘、什么地方有甘泉写下来，放在路旁让后面走过来的人拾去看看。”

《作文七巧》讲的是“直叙”、“倒叙”、“抒情”、“描写”、“归纳”、“演绎”、“综合”七种写作技巧。你可能会说：“这些手段，我早就听说过了。”可是，别人讲的，有这么精彩吗？王鼎钧学养深厚，写作经验丰富，他在给你“一瓢水”的时候，其背后拥有汪洋大海。他在解释抒情的时候，顺便写道：“身为读者，应该明白抒情文是不能‘考据’的。他说‘我的血管连着她的血管’，你干吗要解剖呢？他说‘我饮下满杯的相思’，你干吗要化验呢？他说他将在银河覆舟而死，你何必搬出天文知识呢？他说他在那里坐成禅，坐成小令，坐成火山，你又何必摇着头说不可能呢？”

《作文十九问》假设一个勤学好问的学生，不断向老师请教写作中的疑惑。老师一边解答，一边启发这个学生自己思考。这十九类问题，

既有普遍性又有针对性。现在，我建议你化身成这个学生，把王鼎钧当成你的老师，认真领会他是怎样解说这些难题的。你会在不知不觉中，登上一个写作高台，置身其上，发现触目都是可写的人物、事件、风景，你没有了找不到材料的苦恼，也不再为怎样表达而犯愁。

《文学种籽》是一本带领你由教室到文坛、由学生向作家过渡的书。每个人都有文学潜能：当你碰到一件不顺心的事情，郁闷得影响了学习的时候，如果选择写作的方式加以发泄，在排解了郁闷的同时，或许还得到了一首诗或一篇散文。这就是文学潜能的释放。当然，这是无意识的释放。如果你读了《文学种籽》，由无意涂鸦提升到有意经营，境界就不同了。王鼎钧说：“人，可以说是在挫折中成长的，‘不如意事常八九’，而‘可与人言无二三’，有些重大的挫折造成‘心的伤害’，终身隐隐作痛。在他心里有虫子咬他，热铁烙他，有针刺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忘不了，抛不下，躲不掉。他刺骨地想，内在语言如潮海翻腾。他只好去做某些事情去减除痛苦，其中之一就是文学创作。”然而，“倘若作家从人生中汲取的是浊水，倒入人生之中仍是浊水，这就不是伟大的作家，我们希望他能以艺术造诣、人格修养、思想境界蒸馏那水，过滤那水，变浊为清，再还给江河湖海，他提高了人生，也提高了文学。”怎样把生活转化成文章呢？怎样以提高文学的方式提高人生呢？我不再继续引述《文学种籽》里的内容了，留下一些篇幅，交代我向你推荐《作文三书》的缘由。

我十一岁失学，十九岁那年重新走进学校，毕业之后，一边在机关做事，一边尝试文学创作。1991年，有幸读到了繁体字版的《作文三书》。我边读边想，“如果我在少年时期读了这么好的书，早就是一个写作名家了。”不久，我考取了吉林大学文艺学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后，到大学教书。先讲《西方美学史》和《西方文论》，2004年9月，系里又给我增加了四个班的写作课。开学一周，我就发现，写作教材里的内容多是大道理，是用高深的术语介绍简单的写作程序，虽然没有错误，但是对于提高写作水平没有多大关系。在征得了系主任的同意之后，我在教学上作了大胆尝试：两个班讲规定教材，两个班讲王鼎钧的《作文三书》。一个学年下来，听《作文三书》的学生，写作水平明显高于听

教材的学生，至于人格建构上的飞跃，那就难以估量了。

作文指导书容易流为枯燥，而《作文三书》生动活泼，处处感性；作文指导书容易流为教条，而《作文三书》有很高的启发性，春风化雨。王鼎钧先生的《作文三书》，不仅指导写作，同时也塑造人格，使你心地善良，感情丰富，思维条理，智慧过人，灵魂圣洁，人格强健。作者以他的爱心培养你的爱心，以他的功力提升你的功力，以他的境界开阔你的境界。在《作文七巧》里，作者放低姿态，领着你走路；《作文十九问》把文路指给你，让你自己走；《文学种籽》启示你走自己的路，鼓励你与大师赛跑，开始壮丽的人生。

读了《作文三书》之后，如果你觉得受益匪浅，那就转告你的同学和老师，让更多的人和你一起受益。整个精神氛围的提高，意味着你站在一个高海拔的基座上，周围的朋友同时拥有了甘泉，你的心田会更加滋润。

（作者系山东枣庄学院副教授，作家）

推荐序

|| 启迪心智 助人聪明 ||

——读王鼎钧《作文三书》

秦兆基

作文难写，作文难教，讲作文的书难读，已被学校师生、家长和社会人士视为不争的难题。读了王鼎钧先生《作文三书》（下称《三书》），大有茅塞顿开之感，觉得这些问题似乎不难解决了。因为王先生这套关于作文的著作着眼于文心的启迪，想尽力使读者聪明起来，让写作技巧得之于心，运之于手，做到像金庸武侠小说所说的“身剑合一”的境地，而不是要人们仅仅记住一些有关写作的条文、名词，食而不化。

《三书》是个系列作文读物，每本书都有自己的侧重点而又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

《作文七巧》是《三书》的第一本。“七巧”，推测其书名的含义，大约有两层：一是讲作文的七种基本技巧，或者说，基本方法；一是讲它如中国传统玩具七巧板，拼接起来，变化万千。

先谈前一点，“七巧”，指书中所论及的直叙、倒叙、抒情、描写、归纳、演绎、综合等写作技法。这里需要弄清楚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这七种写作技巧，能不能算是基本技巧？在目录中，为了便于理解，作者把“七巧”归纳一下，分属记叙、抒情、描写、议论和综合运用等五类。稍稍想一想，天下文章虽多，也就是记叙、抒情、描写、议论几大类，文章中应用到的基本技法，大体就是这些。王鼎钧先生分析了古代的一些名文，诸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秋声赋》，让人信服地看出了一点：文章写来写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在运用这些

基本方法去表情达意。第二，按“七巧”学习作文，能不能切实地帮助中学生提高写作水平？能不能使他们在作文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对于一般读者、大学生写作上会不会有所得益？应该说是不难见到成效的。此书风行台湾、香港二十余年，众多学子从中得益。山东枣庄学院的杨传珍老师在大学写作课中作为教材，进行了对比试验，“一年下来，听‘作文三书’的学生，写作水平明显高于听教材（指通用大学写作教材）”。现行的大学写作教材与中学语文课本，也包括语文教辅读物，“学术本位”的色彩很浓，总是追求完整系统，从写作的基础理论讲起，写作素养、写作能力、写作过程、文体写作、各种命题方式的作文写作，其实这些学习内容，彼此交叉，叠床架屋。比如学了审题以后，再学立意、布局、谋篇，其实在构思过程之中，这几方面往往是融为一体的，弄明题意以后，文章的框架，乃至开头该怎样写，如何展开，乃至开头的几句也都有了。老子说过：“少则得，多则惑。”按“作文七巧”来学习，可以省时省力。

《作文十九问》是《作文七巧》的续篇，是“补述”，用的是对话体。通过师生的对话，有针对性回答了学生初学时未能完全弄明白的问题，涉及的范围也比前一本书广，文笔也更活泼灵动。如果说，《作文七巧》着重从写作本身看，是一种宏观把握，《作文十九问》则扩展其范围，谈了与作文有关的方面，如阅读、鉴赏、语言使用、文章修改，更多是从微观的角度来谈的。文章是一句句写出来的，运用语言，就得要有语言材料的积累、语言敏感，就得把握语言规则。作者从相邻学科，如语法、修辞、逻辑、文学鉴赏，针对写作者存在的问题，作一些指点，丰富他们的学养。比起《作文七巧》来，这本书涉笔成趣，常常是从生活之中的一些小事件说起，诸如第二问，就“下课十分钟”这个题目，和学生一起构思，并启发学生自己总结出文章布局的规律性的法则——“目标在望，努力以赴，出现干扰，产生结果”，把语文教师常讲的“起承转合”那一套讲活了。

《文学种籽》是《三书》的最后一本，推其命意，大概是想在青少年心中播下一些文学的种籽。内容和写法上，比起前两本又有变化。作者在讲了作家语言基本功和文学创作与一般写作的区别以后，再讲了几

种基本文学体裁的写作，结尾讲了初学写作者，乃至作家感到困惑的问题，如体裁选择、题材运用、艺术构思、作家素养，归结到作家的人生的终极关怀上。这本书是引导学生登堂入室的，对于以后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固然大有裨益，即使是无意于当家的，也很有启发。因为这本书既将前两本书所讲的内容进一步深化，可以帮助读者领略得更为深刻；它又将作文与做人联系到一起了，让读者明白提高素养与写作的关系。

前人诗云：“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一些大作家、文章高手，写了一辈子文章，但很少有几篇讲如何学习写作的文章。他们或许是认为这类文章没有价值，如果写了就会跌身价；也有人写了一点，但是摆脱不了“写作教程”一类书的模式，板着面孔说教，使人看不下去。王鼎钧先生年轻时读夏丏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发大愿心，也要写出同样类型的有益于后学的语文读物，《三书》是还愿，也是开拓。《三书》在夏、叶《文心》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更能切实地解决当前写作学习中的“三难”问题。

王鼎钧先生是有名的文学大家，《三书》，对先生而言，不过是牛刀小试，然而也可以从中窥见他的素养和人格风范。感谢他用《三书》传递薪火，造福后代。

（本文作者系苏州市第十中学高级语文教师、二级作家，全国作文中心研究员）

作文三书

目 录 contents

《作文三书》总序	杨传珍	1
推荐序 启迪心智 助人聪明	秦兆基	1
语言		1
字		6
句		12
语文功能		18
意象		25
题材来源		31
散文		37
小说		42
剧本		49
诗		56
体裁选择		63
胎生与卵生		75
新与旧		83
真与假		93
人生		100
再谈人生		107
宗教信仰与文学创作		113

附录	122
猫猫虎虎	122
复活疑案	124
一家之主	126
月亮像什么?	128
空白	130
人我三段论	132
花非花	135
闲话作家	137
文路无尽誓愿行	李宜涯 139
人经风雨阴晴	文成鼎鼎滋味 黄万华 148
王鼎钧小传	袁慕直 150
谨此致谢	152

语 言

文章就是说话。写文章就是写你要说的话。自从这个“汉字写白话”的观念建立以来，写文章变成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这意思是说，写“你看会不会下雨”比“君以为天将雨乎”容易。它有希望成为人人具有的一种技能。当然，要把文章写得很好，写成艺术品，仍然很难。

“文章就是说话”，这句话往往遭人批评，因为明明有许多白话文学作品跟日常说话大有分别。我们不妨稍作补充，认为“文章是说话的延长”。这“延长”一词是什么意思？它表示量的增加，形式的美化和功效的扩大。“锤头是拳头的延长”，锤头所做的正是拳头要做的事情，它代替了拳头，同时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拳头，比真正的拳头更有力量。文章和说话也有分别，那正是说话延长留下的痕迹。

“文章是说话的延长”，这“延长”还有“传播得很远”和“保存得很久”两个意思。口中说话，只能让附近有限的人听见，写下来就“无远弗届”。话出口之后，即生即灭，写下来就“千秋万世”了。录音技术问世以后，人说的话不经过白纸黑字也能“延长”，功效与写下来印出来相等，因此灌唱片制录音带都叫“出版”，一张唱片，如果是一个人在说故事，这张唱片也是一篇文章。

也有人说，文章写的不是话，是心思意念。不错，通常我们都以为先想后说，因此，如果有人说错了话，就有人讽刺他没有大脑。但是学者们说，我们在“想”的时候已经在“说”了，两者同时发生，是一件事。他们管“想”叫“内在语言”，管“说”叫“外在语言”。等到写下来了，就叫“书面语言”。世上不是有说谎的骗子吗？怎能说语言就是心思意念呢？这个问题有答案。所谓假话，也在骗子心里真正那样想过。当一个骗子来向你借钱的时候，他心里想：“我要骗他的钱。可是，如果他知道有借无还，一定不肯把钱拿出来，我必须保证在三个月内归

还，而且加上利息。”他当然不会把这些内在语言都说出来，他只说出保证归还的那一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谓假话，假话不假，只是不完整，隐藏了不可告人的动机。

我们通常所说的写作，就是把内在的语言转换成书面语言。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要“表达”。表达的意思跟成语“表情达意”相近，不过表达成为文学术语以后，含意更广更深一些。表达是一种快乐，一种成就，一种权力。不能表达是一种痛苦。有人生了病，忽然不能说话，我们很同情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表达。我们对于主持广播节目的人，在报上写专栏的人，可能很景仰，很羡慕，因为他能作有效的表达。

内在语言是心灵的活动，无从和别人交通，面对面还可以察言观色，距离远了十分隔膜。心心相印和灵犀相通的是偶然的事情，而且双方所了解的不完整，更未必可靠。从前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要演讲，他在发言之前先拿起一朵花来，听讲的人中间有个人微微一笑，释迦看见那个人的笑容，就取消了那次演讲，理由是不必再讲，“我要讲什么，那个微笑的人已经知道了。”那个人真的知道了吗？那个人领会到的，和释迦要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完全一样吗？就算两人的精神完全契合，其他那些听众又怎么办，他们怎么参加进去？就算在场所有的人了解，他们以后要不要说出来、写出来？如果他们也不说、不写，这一部分思想怎么传开、怎么传下去？

内在语言是心灵活动，外在语言、书面语言是物质符号。物质符号能使别人听见看见，使听见看见这符号的人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如果我心里想的是“水”，你大概不会知道，如果我写出这个字来：“水”，你才明白，而“水”这个字是物质做成的，油墨纸张铅字都是物质。写作是把心灵变成物质，绘画也是，画家把他的心灵变成线条颜色固定在画布上，雕塑家、雕刻家也是，他们把自己的心灵变成一块石膏、一块铜或一块大理石。这种代表艺术家心灵的物质不再单单是物质，它有超乎物质以上的意义与价值。有人去买画，他批评一幅画的定价太贵，他计算框子值多少钱，画布值多少钱，颜料值多少钱。既然如此，他何不到店里去用那些钱买框子、画布和颜料摆在客厅里？颜料画布未经画家使

用过，大理石未经雕刻家处理过，都是死的物质。同一道理，排字房里的铅字未经你我选择排列时也是死的物质。秋瑾女士把几个字排列成“秋风秋雨愁煞人”，这几个字都活了，都有生命了，因为这几个字表达了一位女革命家就义前的心情。

文学的术语跟这种物质符号叫“媒介”。可不是？我心里想的是“水”，你不知道，等我写出“水”来，你才知道，这个字在我们之间沟通传递，使你我有认识有了解，它等于是一个媒人，一个介绍人，把作者和读者撮合在一起。这个例子太简单了些，当人类开始使用文字符号的时候也许就这么简单，可是后来复杂了，例如安徒生写的《丑小鸭》，就很复杂，站在作者的角度看，《丑小鸭》代表安徒生的心灵，站在读者的角度，《丑小鸭》也代表你我。《丑小鸭》出自安徒生的心灵，进入我们的心灵，这时候，它不再是一个介绍人，不再是一个第三者。后来，丑小鸭成了典故，人人可以用这个小鸭代表他自己。

不过在学习阶段，仍要把语文符号当媒介工具来看待。凡是一种工具都有它的性能，使用者要经过学习练习，把它的性能发挥出来。我们知道某种流动的液体叫“水”，知道这个字怎么写，都是经过训练然后得到的能力。这种训练是一个起点。有人问过：写作难道是木匠做桌子吗？当然不是，不过开始起步的功夫可能和木匠做桌子差不多。文艺不大像木匠做桌子，倒有点像窑工做盘子。盘子本来是盛菜用的工具，可是博物院陈列的那些盘子都不盛菜了。“鼎”本来是烧饭用的，可是毛公鼎就不是饭锅，而是艺术品了。

一个尚未成为作家的人，可以把写作当作一项技能、一门手艺来学练。这种技能就是把内在语言变成书面语言。有些人平常能言善道，一旦提笔写作却一筹莫展，这样的人往往把写作和说话看作断然不同的两件事情。他也许听说写作是天才的工作，要由文曲星下凡来做，他也许听说有人写了一首诗立刻升了大官，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赶走了成群的鳄鱼。他也许听说作家死了，玉皇大帝派乐队来迎接他的灵魂，请他去做秘书。这还得了？我凭什么能做这件事？现在我们低调些，别把作文课堂上的人吓呆了。好的作品可以惊风雨泣鬼神，但是当初也有一个阶段像做瓷盘那样学过。欧阳修是大作家，但是字怎么写，怎么用，他母亲

辛辛苦苦“画荻”教过他。单单画荻不能使欧阳公成为大作家，但是不经过画荻这一类的阶段恐怕更没有希望。欧阳公写的是文言文，要在口头语言之外另有一套书面语言，他受的训练比较复杂，今人写作，口头语言跟书面语言非常接近，有时候简单，可以一致，迈出第一步到底容易。“汉字写白话”，“我手写我口”，一个能言善道的人，或一个心思周密的人，都没有理由望着方格子发呆。只管写，写你的话，写出来再添，再改，再“延长”。

我们当然不该忘记“文章和说话不完全相同”。请注意，不是完全不同，而是“不完全相同”。这是技术方面的问题。通常，“写”比“说”简略，在电话上要说五分钟的（五分钟可以说一千字），写信也许只要三五句。老李在电话里对小王说：“明天下午我们在一块儿吃饭好不好？六点半，在中华路会宾楼，你知道这家馆子吗？在人人百货公司大楼。让我想想看，你开车来怎么走。那段路是单行道，你别走成都路，你从北门口那边绕过来，才可以靠会宾楼门口停车。好，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下午，六点半，会宾楼，先到先等，不见不散。”如果不打电话，而是写信，字数要少得多，至少，“让我想想看”之类的话不会有，因为写信可以想好了再写。把时间地点再重复一遍也无必要，因为看信的人可以重看一遍。由此可见由话变成“文”，往往要删减许多字句，这就是文学家经常主张的“简练”。这个经验，凡是在开会或演讲时作过记录的人都有，在字面上，写下来的总比说出来的少。

另一种情形恰恰相反，把“话”写成“文章”，作者有理由增添字句。我们说过，写作是为了表达，有时候你多写几个字、多写几句话，才可以把你表达的东西（也就是内容）表达出来，面对面说话的时候有手势、声调、表情帮助表达，写在纸上，这些都没有了，你得增加字数来弥补损失。如果我告诉你“昨天我碰见小张”，如果我把重音放在“小张”一词上，如果我说这话时有惊讶兴奋之情，那么写下来就是“你猜我昨天遇见谁？我遇见小张了！想不到吧？”另一个假设是，当你面对危险时，你说“我不怕！”可是嘴唇发抖。如果写下来，就不能只写“我不怕”三个字，嘴唇发抖也得记下，或者是：“我嘴里说不怕，其实心里十分紧张。”

“话”和“文”最大的差别还不在此。人在说话的时候，常常要先思索一下：怎么说才合适。这种考虑是一种修改。等到写作的时候，这种修改的工作尤其需要，也尤其方便。这种修改有时十分精细，某诗人自述他一天的工作，他说：“我整天都在修改我的一首诗，上午，我在第二句下面加了一个标点，下午，我又把这个标点删掉了。”这是笑话吗？我想不是。李贺作诗几乎“呕出肝脏”，有他母亲作证，贾岛“二句三年得”，大约也不骗人。

写作能推敲琢磨反复修改，而读文学作品的人又能从容品味百读不厌，所以文章往往比说话精致，细腻，结构复杂而寓意深远。这使文章有了独有的光彩，独立的特性，不仅仅是“话”的影子。只要不过分极端地发展文章的这种特性，它仍然是“白话文”，它的光彩可以照亮“话”，增加“话”的文采，它的特色可以成为“话”的特色，把“话”提炼升高。伟大的文学家是改进语言的人，甚至是创造语言的人。有些话我们本不知道应该怎么说，看了某一篇作品才知道。有些话我们说了许多年，后来听见某一部广播剧或看过某一部电影，才知道有更好的说法。李贺、贾岛用文言写作，需要字斟句酌，现代的白话文学也需要千锤百炼。佳句天成，妙手偶得，到底只能偶然得到；咳嗽吐痰都是文章，到底只是夸张形容。

本段前面有一句话值得重说一次：对文章的增删润饰不要过分，不要极端发展。怎样才算恰如其分呢？这问题要回到语言上。写作是内在语言变成书面语言，而内在语言就是心思意念。写作是把心思意念转化成物质媒介，这个露出外面的物质必须对藏在里面的心灵非常忠实，如果修饰能增加忠实，修饰是必要的，如果修饰能招致虚伪，修饰就是多余的。过分修饰，无论用文言或白话写作都足以伤害作品。而白话文学更不容矫揉造作、雕琢堆砌，那不仅伤害作品，也伤害了语言。

字

写作是把内在语言转为书面语言，“书面语言”是文字，是有组织的文字，是经过组织能够使作者表达心灵的文字。文字是一种媒介，对学习写作的人来说，它是一种工具，可以操练使用以发挥它的性能。

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把字一个一个教给孩子，因此，人们有一印象，“字”即一个一个方块字。白话文兴起以后，大量使用复音词，给新出现的事物命名也都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成新词，于是人们又有一印象，“词”是单字加单字的成品。语法学者说，词是表示观念的单位，它可能是一个字，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尽管如此，练习写作的人大都把“字”和“词”分别对待，字是单字，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僧推月下门改成僧敲月下门，推和敲都是动词，可是，据说这是“炼字”，“小桥流水人家”和“小桥流水平沙”才是用词不同。有人把写作课程分做用字、遣词、造句、分段、谋篇，越往后字数越多，足以看出这种意见之“深入人心”。

还有一个现象。我们现在的文学理论，受外来的影响很大，有些说法得放进外文的背景里去了解。我们现在谈文学，提到这个字那个字，其实在中文里面，那个字不是一个字，是两个字或三个字（是一个复音词）。可是大家通常不说“这个词”，仍说“这个字”。因为这个“词”是从外文翻译而来，它本来是“一个”外国字，只是中文译者用两个三个中国字来译它而已。“电视这个字”，“语言学这个字”，这样的句子在报刊杂志上层出不穷，字和词的界限更不分明。

现在为了方便，把字词合并讨论，字和词的界限并不严格，是作家眼中的字词，而非语法教科书中的字词。写作，最基本的要求，是作者能识字用字。他当然不能认识所有的字，但是，他得认识他需用的字。现代作家用白话写作，用字比文言时代的作家少些，但他认识的字应该